



吉隆坡現在驕陽似火，陽光反射在汽車的窗上，刺眼非常，公路已飄浮在炎熱的蒸氣上。我的襯衣又髒又濕的，就連那個土生的馬來司機，也捱不着這股熱浪的狂襲，外衣也幾乎給汗水溶化了。他一邊用手刷去額上的汗，一邊抱怨的說：「吉隆坡老是這樣子的，」帶着不平的口吻，「老是這樣悶熱。」

除了炎熱的天氣令人抱怨外，吉隆坡可以說是一個「幸運城」，滿城皆綠的，市內充滿了公園，寬大平滑的馬路，及漂亮簇新的建築物。當我們駛離市中心時，仿如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四周的景界，充滿了田園色彩。終於我們進入了班底谷地區（Pantai Valley Area），那裏竹林處處，花叢滿佈，一直引導我們來到了目的地一兩間輝煌學府。

雖然馬來西亞還有在檳城的第三間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ulau Penang，但實際上它祇是由舊時的軍營轉變過來，所以在班底谷的兩間大學—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及（Kebangsaan National University）語文大學才是真正的大學。

我們駛經一座回教寺院進入了馬大的校園。通常在星期五，回教學生都在寺院內祈禱。我們經過一個平靜的小湖，到達了該大學的行政大樓。這時，看到學生們在草地上逍遙漫步，女孩子們多穿上了色彩鮮艷的馬來傳統服裝。「你們現在所見到的，」那位招待我們的校方人員說，「都是新生，今晚這裏開迎新晚會，到時將有一番熱鬧呢！」

在大堂入口處，有更多新生正忙着註冊，看他們每個人都非常心急但又充滿着無限希望的。一位女同學說：「我已經盼望很久進入大學了，現在終於有這個機會，這一切都是新鮮的，但也感到有點害怕。」相信這是每一個新鮮人的感覺了。

我們來到阿曼伊布拉欣教授（Professor Ahmad Ibrahim）的辦

公室，因為副校長溫姑亞芝（Ungku Aziz）有遠行，伊布拉欣教授現正暫代他的職位。從他寬大的窗門向外眺望，校園周圍的山谷盡入眼簾，在整個環境內，簇新潔白的校內建築物，點綴在翠綠的校園中。伊布拉欣教授說：「我們的學校可說是亞洲最大的學府之一，校園面積共六五〇英畝，一共8,500個學生及教職員。校內有五個學院，每間都有完美的宿舍，不過現在祇有三分之一學生居住在校內。」

伊布拉欣教授是一位莊嚴，當機立斷的中年人，教授法律的，「我們正籌建更多有宿舍的學院，因為我們的學生大部份由全國不同的地區而來，不過我們現在仍不打算收錄海外的大學肄業生（Undergraduate），但我們却嘗試與英國、加拿大、日本及印度尼西亞進行交換研究生（Post-graduate）計劃，我們有部份教員來自印度尼西亞、甚至英國及美國。」

「星加坡在1949年已經有了大學，所以在1957年我們決定在吉隆坡興建一間姊妹校，而這二者便形成以前的馬來亞大學。在吉隆坡的分校在1959年才正式啓用，但兩年後，馬來亞聯邦政府宣佈吉隆坡及星加坡兩校應分開來。因此在1962年，星加坡分校改為隸屬星加坡大學，而“我們”便獨立成為馬來亞大學。雖然我們比較偏重於文科，但其他學系我們並不缺乏。後來我們發現仍無法容納日益增加的升學生，所以我們非常贊成語文大學Kebangsaan Univ.的獨立。」

「在聯邦及州政府的鼓勵下，學生們可以申請很多類的獎學金，不過他們得在畢業後留在國內為國家服務，否則人材外流在所難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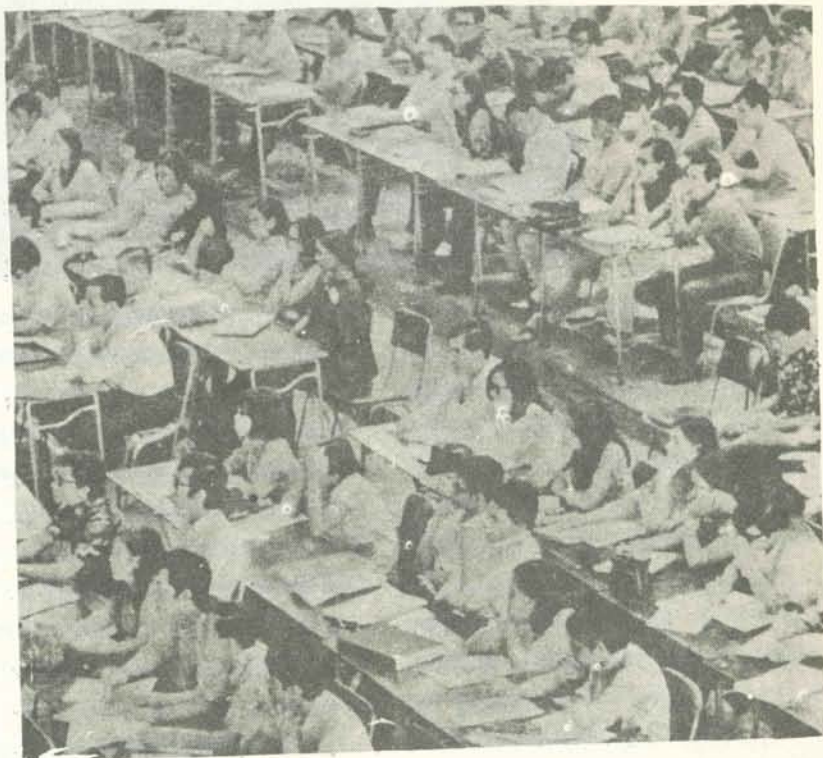
「醫科學生申請獎學金時必須與政府簽訂合同以保證他們在取得學位後為政府服務。」伊教授繼續說，「這是非常公平的，以機械工程師為例，在他們畢業後，很多都離開馬來亞另謀發展，所以現在馬來西亞仍大

陳樂榮 平靜的校園

量缺乏工程師。」他往窗外觀望，看到草地上的新鮮人，那如初生之犢，好奇而害羞的一群，然後回過頭來以低沉的口吻說：「辦教育真不容易。」

「我們已經採用最新的教育方法。例如在經濟學系，我們有自己教學用的電視系統，這樣，數以千計的學生都可以一次的講演而受益而無須擠迫在一間教室內，學生們都很喜歡這種教學方法。此外我們又注重學生對校方各項措施的反應，因此我可以慶幸地說，我們學生及教職員的關係是極為良好的。」

現在在馬來西亞教育圈內最值得辯論的莫過於當局最近決定所有大學應以馬來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問題。以



一個半數人口為中國及印度人的國家，竟作出如上的決議，所受到的詬擊在所不免。當問及伊布拉教授那些非馬來土生的學生有否對此項計劃提出抗議，其答案竟然是否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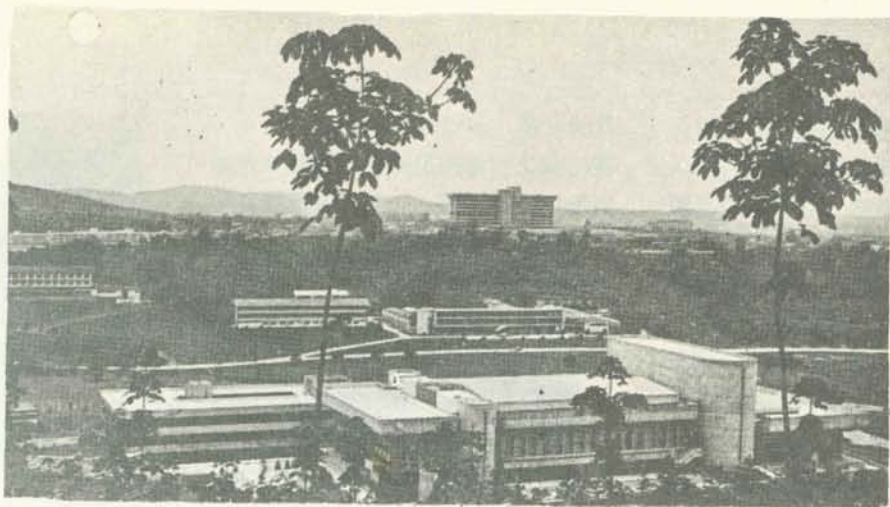
「語文大學現已全部應用馬來文，我們仍未如此，英文現在仍居重要的地位。在我們逐步推動採用馬來文為惟一語文前，學生仍有權依他們的志願選用馬來文或英文。不過在不久的將來，在計劃完成後，他們便沒有選擇的餘地，不過我相信這對中國人及印度人毫無問題，因為他們大部份已經開始學馬來文了。」

後來我向一位馬大學生會華裔幹事問及他是否也贊同馬來文為惟一語文時，他沉思了一會兒，「這是對的，我們應該創造我們國家的國體，我們正處在這變化的過度時期，雖然我們會遇上很多特別的問題，但我相信

在日後這些問題一定可以迎刃而解的。在這裏很多不同種族的人，都已能說得很好的馬來文，祇要再給他們三個月的課程，他們一定可以應用得很流利的。」他補充說：「我們在此亦無其他問題，沒有政治問題，沒有醫藥問題，總而言之，我們都過得很滿意。」

他的馬來籍朋友也贊同他的說法，「這裏好像一個小市鎮，我們有自己的運動及康樂活動。溫姑亞芝副校長是非常注重課餘活動的，我們還打算組織一個戲劇社，準備表演一些馬來亞、中國及印度舞，我們也有交響樂，不時在自己的音樂廳裏演奏，此外我們每年還舉行盛大的慈善嘉年華會，我在這過得真快樂，當然考試時例外。」

這兩位青年入學時正值1969年五月十三日著名的種族大暴動，「這



是我一生以來最遺憾的事，」那位馬來籍學生說：「那時我還是新生，也是第一次來到吉隆坡，我真希望這種事情再不會發生。」那位華裔學生跟著說：「不過那時我們在校園內仍相安無事，不受外面暴動影響。我們集體捐血，在醫院裏出點力，此外還做點社會福利工作。」「我們設法改變人們的觀念，雖然有很多極端主義者，但我們仍堅守學生的本份。就算是五月十三日那天，我們仍感到這裏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雖然我們到外國繼續求學是絕無問題，但那裏不像在國內可以容易謀生，而且我們離鄉別井，總會被人視為外鄉客，所以我那時仍堅決地留在這裏。」

離開了馬大校園，沿着公路的分叉，我們來到語文大學。這個興建了一年多的學府看起來似乎沒有馬大那麼寬敞，我們可以見到很多新生攜帶着行李，在大堂的入口處徘徊着，他們大部份是馬來人。

「我們現在祇有 600 個學生。」副校長亞里芬馬素奇博士 (Dr. Ariffin Marzuki) 說：「但我們祇創辦了兩年。今年我們招收了十一位中國及印度籍學生，去年我們祇收了四個，換言之，我們在 600 位學生中祇有 15 位是非馬來籍，他們都一定要精通馬來文的。我們未來計劃希望錄取 8,000 位學生，但不會再多，否則便違反了我們貴精不貴多的原則。」這位莊嚴而風趣的著名婦產科醫生繼續說，「我們的方針是不會跟隨着馬大的，無可疑問，我們目前仍要靠馬

大的支持，但我相信在我們不斷努力的擴充下，我們很快便會獨立起來的。」

「語文大學和馬大不同之處是語文大祇採用馬來文為教學語文，此外語文大還有專門研究回教哲學的學院，不過我們仍採取寬大的教育措施，在部份課程中，學生仍可選修英文，文學或自然科學，不過在他們進入學院之前必須懂爪伊文 (Jawi) 以及阿拉伯文。」

「最熱門的學院要算文學院了，在我們 600 位學生中，有 240 位選修文學，107 位修回教教學。在我們 45 個學系中，文學系便有 20 個，至於回教學系有七位教授，我們打算增聘兩位來自開羅及印度尼西亞的名教授。教授的月薪約 700 美元，如有 Ph. D. 名銜的大約為 800 美元。」

「像其他大學一樣，我們的新生亦於本星期內報到。我們已經盡了方法使新生及舊生融合起來，和平相處，因為我不希望他們之間有甚麼磨擦現象發生。記得當我剛來的時候，他們便常常發生亂子。」

「歸根究底，一間大學便像一個小社會，我們第一屆畢業生將在 1974 年畢業。我們學習怎樣彼此相處，非馬來籍同學也是我們的一部份，他們都能混合相處，在我們校園裏簡直沒有種族歧視這回事。」

翌日中午，我在語文大學目睹更多新生來到，他們手提行李，非常忙碌的。一位女同學因汽車走失方向，耽誤了整整一個小時，使她狼狽非常

，幸好校方的接待同學安排妥當，很快便被安頓下來。

我曾經和一位年青的文科二年級學生傾談過，他樂意地帶我周圍參觀，我們上到學生活動中心的樓上，看到一群學生圍起來觀看電視，另一個房間，二、三個青年正在練鼓，坐在一旁的女生正忙着剪紙貼。權充導遊的同學說：「他們正在為迎新會而練習，而女同學們却為禮堂的佈置而忙着。你看，這是我們彼此認識的機會。」

雖然吉隆坡的大學在環境及陳設上給人很深印象，又雖然他們的學系能傲視世界，但最使我難以忘懷的便是那些活躍而愉快的學生，尤其他們那種求學的認真態度，真使人難忘。在牛津或哈佛，那些大學生有一種風氣，他們覺得入大學是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事，所以他們很多不思進取，沒有一種求知的慾望。又有一些印度大學裏，很多是又簡又陋的，學生們都是死氣沉沉，鬱鬱不樂的對自己的前途懷疑着，當一受到打擊時，便完全失去了求學的慾望。我在班底谷見的學生便完全不同了，他們對每一件事情都很新鮮很好奇的，教育在他們看來是充滿了無限生機。雖然在 1969 年 5 月的大暴動後，吉隆坡偶而仍有一些學生示威運動，但這完全不會影響我對這個龐大校園那份安祥和平的觀感。如果我所見到的都是典型的學生的話，馬來西亞將會是一個幸運的國家。